

王鴻緒小密摺

清 王鴻緒
清康熙四十四年至六十年間（1705-1721）
故宮 002511 ~ 002558 故宮 002570 ~ 002573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硃批奏摺，自康熙至宣統朝約近 16 萬件。在眾多奏摺之中，〈王鴻緒小密摺〉可謂最具代表的文物。無論在研究清代奏摺制度，或是探討康熙晚期官僚權貴貪腐黑幕，都是學者向來重視的一手史料。

〈王鴻緒小密摺〉，是由大小尺寸不一，王鴻緒與康熙皇帝（1660-1722 在位）君臣之間的往來小摺，共計 52 件組成。文書產生時間約在康熙四十四至六十年（1705-1721），尤集中在四十四至四十七年。這是王鴻緒受命入值南書房期間，康熙四十四年皇帝第五次南巡江淮，被要求將京中大小事密摺奏聞開始。

王鴻緒（1645-1723），江蘇人，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進士，殿試獲一甲第二名，即所稱

「榜眼」。王鴻緒才學深獲康熙皇帝肯定，他的密摺內容廣泛，所涉事件包括官員包庇受賄、侵吞公帑、虧空錢糧，其中最精采應是皇帝第五次南巡，傳聞地方官員誘騙強買江南女子解送北京事件。這批密摺，由於雍正皇帝登基後要求全數繳回中央，也因此得以保存至今。我們所看到的八層黃綾木匣，正是雍正元年（1723）王鴻緒去世不久，家人將密摺繳還宮中時使用的工具。（鄭永昌）



密奏

臣王鴻緒謹密

奏臣一介豎儒歷蒙

聖恩簡擢毫無尺寸報効愧

悚無地茲於十三日卯

刻入直

內廷恭接

御批並封內

密諭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

臣度開默誦不勝感激

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

昧何足比數乃仰荷

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

盡犬馬力矢忠誠以仰

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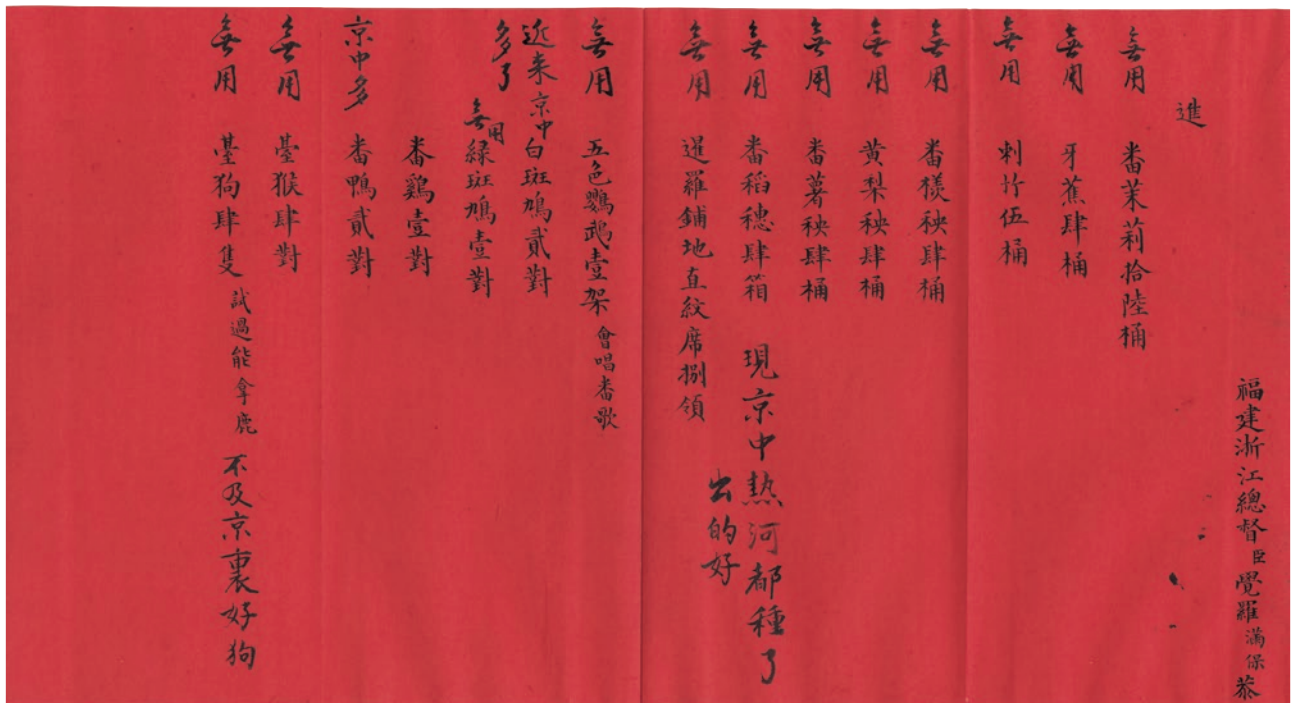
聖恩於萬一至蒙

恩諭諄誨慮臣稍露風聲關

係甚大臣益感而欲泣

永永時刻凜遵三緘其





奏進番茉莉等物清單摺

清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
清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三月二十八日
縱 50，橫 21.5 公分
故宮 156216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滿漢文奏摺當中，有若干涉及臺灣物產項目之獨有文獻，彌足珍貴。讓後世藉由文字的紀錄，得從更多元的面向認識臺灣的自然資源。

這件由閩浙總督覺羅滿保（1673-1725）所上奏的貢單，係繼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安排七名臺灣原住民族人北行參見康熙皇帝（1654-1722，1661-1722 在位）後，覺羅滿保於康熙

五十八年（1719）再度遣送臺灣原住民九名，並連同多項福建與臺灣地區的特有土貢進呈時一同上呈的清單。而可能為示慎重，進貢清單特以少見的紅紙撰寫，並有黃綾裝裱，恭謹康熙皇帝覽閱。

收到貢禮與清單後，康熙皇帝並非僅是匆匆覽過，尚逐一在品項上評點。如在「番茉莉拾陸桶」項，便批「無用」。「番稻穗肆箱」一項，除上批「無用」外，另於下批示：「現京中、熱河都種了，出的好」，甚為欣喜。而對於臺灣山林內的「臺猴四對」，則僅硃批「無用」。至於常伴臺灣原住民一同狩獵的臺灣土狗四隻，雖覺羅滿保已註記：「試過能拿鹿」。但康熙皇帝則批下：「無用」、「不及京裏好狗」，反映其個人評價，也呈現了當時外人對於臺灣物產尚屬陌生的觀點。（蔡承豪）

大清雍正五年歲次丁未溪口全書

清雍正四年 (1726)
高 28.6，寬 16.6 公分
故宮 017433

很難想像，小小一本農民曆，也可能會是門賺錢的大生意呢。

1726 年底，在中國江蘇省蘇州、松江地區，新年度的曆書熱騰騰發行了。有人拿了四本去拜訪某官員，要跟他討賞；而官員注意到，這種曆書是民間編印的，竟然比官方《時憲曆》還早推出，每年都有人像這樣到處送書求賞，地方官府也不管束。於是，他送一本到京城，向雍正帝（1678-1735，1722-1735 在位）密報，建言應加以查緝。

仔細看這件曆書，封面有討喜的天官賜福圖，內容集結了齋戒日期表、節氣圖、年神方

位、每月宜忌事項等各種資訊，跟《時憲曆》差不多，只是增添不少圖，頁首春牛圖也費工套色印製。這顯示此種曆書有市場需求，業者願意投資編印，甚至添加迎合讀者的元素。

「看日子」是傳統社會日常行事的重要準則，曆書則是必備工具書。清代曆書以欽天監頒行的《時憲曆》為標準，但民間業者也參一脚，自行編印爭利。對官府而言，私印民曆會挑戰官方權力，必須取締，此書才以證物之姿進入清宮，於帝國檔案裡收存至今，成為稀見文獻。它既見證往昔官民互動過程，也呈現了地方觀點的大眾生活文化史。（蘇峯楠）



續順公沈鐸一族承爵世襲罔替誥命

卷

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十二月十四日至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十二月十七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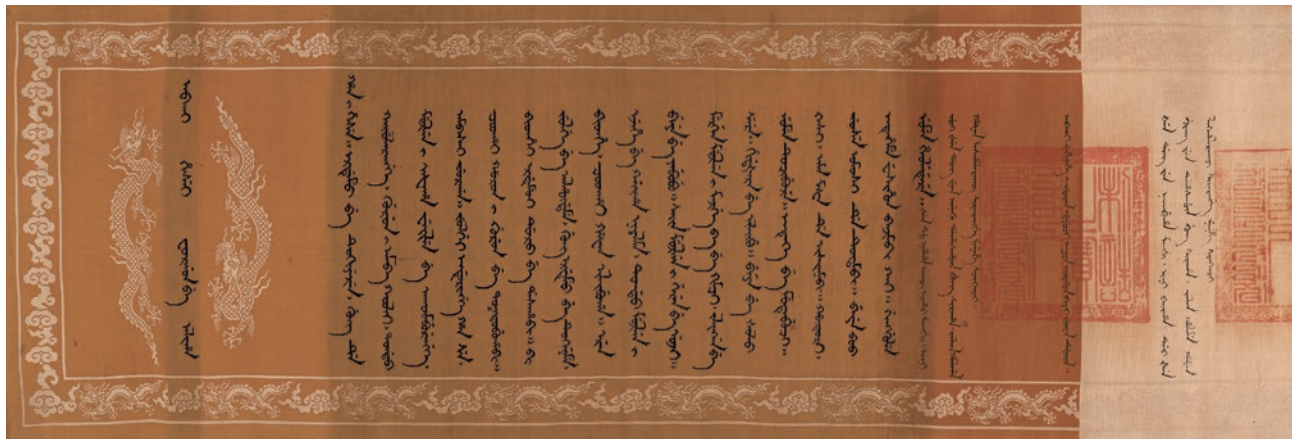
縱 40，橫 660 公分

贈獻 0000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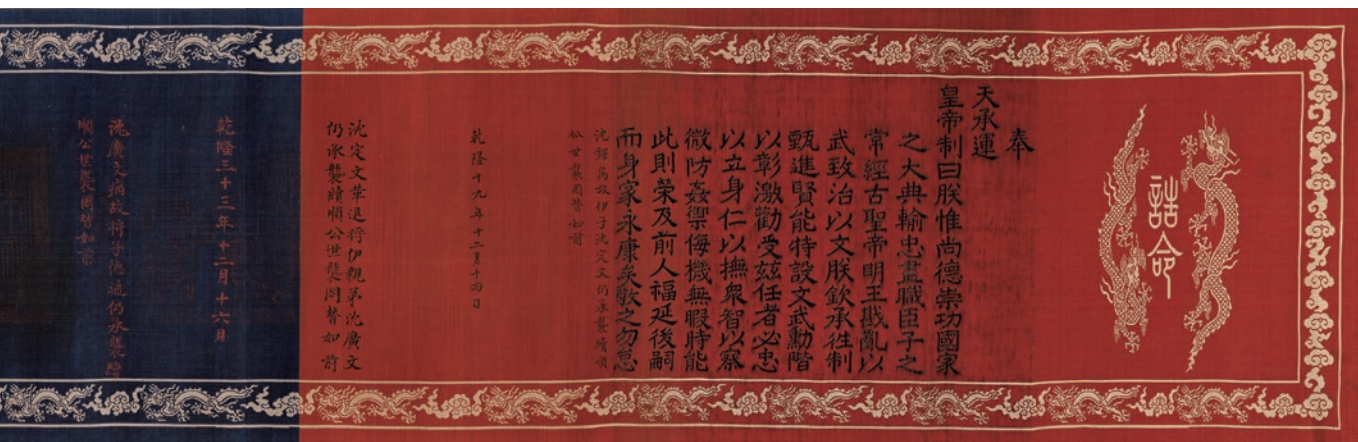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誥命、敕命是皇帝對宗室、外藩和文武各官頒賜爵位，以及推恩封贈其家族所用的詔令文書。〈續順公沈鐸一族承爵世襲罔替誥命〉則是清廷誥封遼東沈氏世襲續順公爵位的誥書，緣起崇德三年（1638），明朝石城島守將沈志祥（?-1648）接受皇太極（1592-1643）招徠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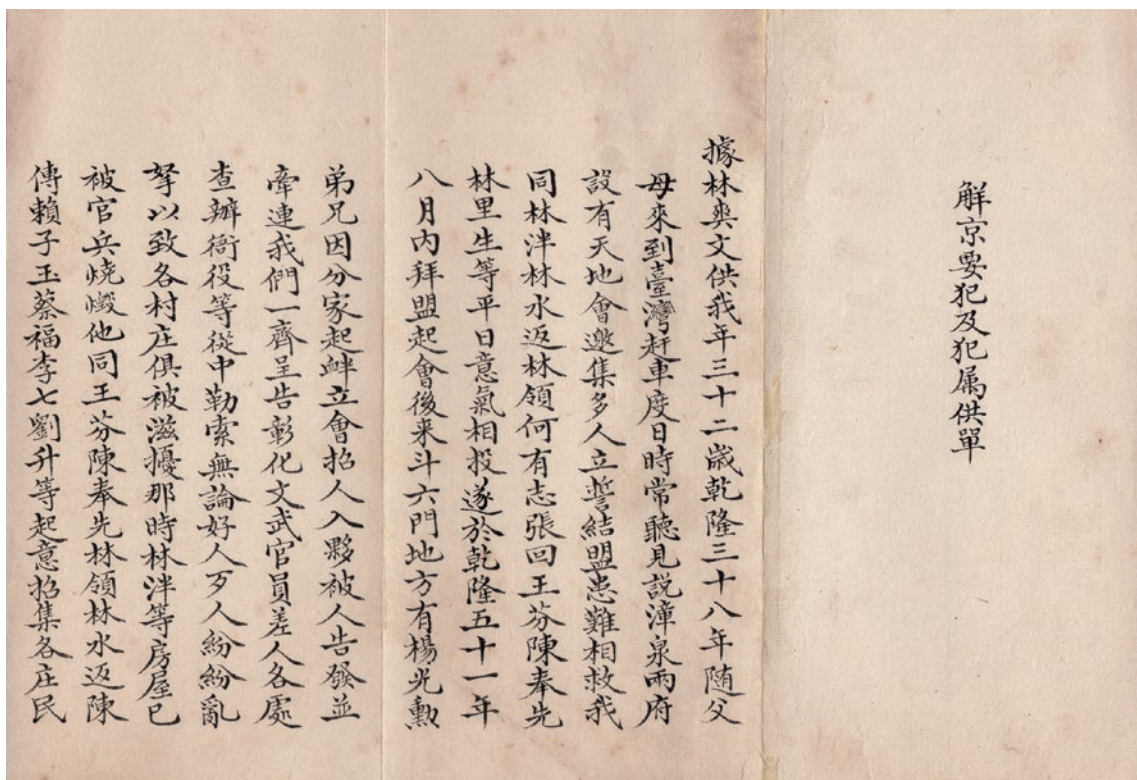
次年正月被誥封為續順公。此後，由《欽定八旗通志》、《清實錄》等清代文獻的記載來看，從崇德到光緒年間，無等級的「續順公」爵位在沈氏家族間傳襲了十三任。

世襲罔替誥命的封誥程序，在每次爵位世襲時，需上繳原來頒給的誥命、敕命，以接續



增寫新的冊封文字；如遇到織錦面已經增寫滿，就另加接空白的織錦，待增填後送宮中內閣加蓋御寶，然後連同原本頒給的誥敕，一同發還受襲者。雖然本件滿漢合璧的世襲誥命，起自第七任續順公沈鐸（?-1754），不見之前各任續順王的記述，卻是沈鐸以下歷任承襲者對於爵位繼承和傳遞情況的紀錄，並在內容和格式上符合世襲罔替的誥書形式。〈續順公沈鐸一族承爵世襲罔替誥命〉就為清朝以誥命做為帝王榮寵臣下的象徵，也是受封人世代顯赫身份與地位的憑證，做了最佳說明。（賴玉玲）





解京要犯 林爽文供單

清乾隆朝
縱 21，橫 110 公分
故機 039069

受限於傳統社會的環境，一般平民百姓之生平甚難出現於官方的檔案文獻當中。但本院所藏的清宮奏摺，除錄下諸多國政要事與地方建設軌跡，當中亦間有收錄了平民口供，讓後世讀者得以一窺清代小民的部分生活面貌。

「林爽文事件」是清代臺灣最大的民變，其領導者林爽文(?-1788)自成為清廷抓捕的首要目標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一月，林爽文

於老衢崎(今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)被擒後，隨即縛送京師問審。在這份千餘字的口供內，詳述了他個人身世、家族成員、舉事肇因、抗清經過等。可見在戰亂中，林爽文面對追捕，於節節敗退的情勢下仍試圖先將家眷藏匿於水裡社，而自己和餘眾由火焰山逃至集集埔，希圖在險要處抄截清軍、反敗為勝。然而，這個策略在清軍採堅守沿山各口、督派通事入山招撫對山區環境熟悉之高山原住民的對應下，終究無功。林爽文即言：「我父母兄弟並家屬俱已拏去，沿山各口都有官兵把守，我就向北逃走，被官兵生番沿途截殺，手下人都已沖散……。」透露出被清軍圍勦的窘迫、家人被拏的無奈，以及群眾四散的無望，呈現了戰亂情勢下的心境。(蔡承豪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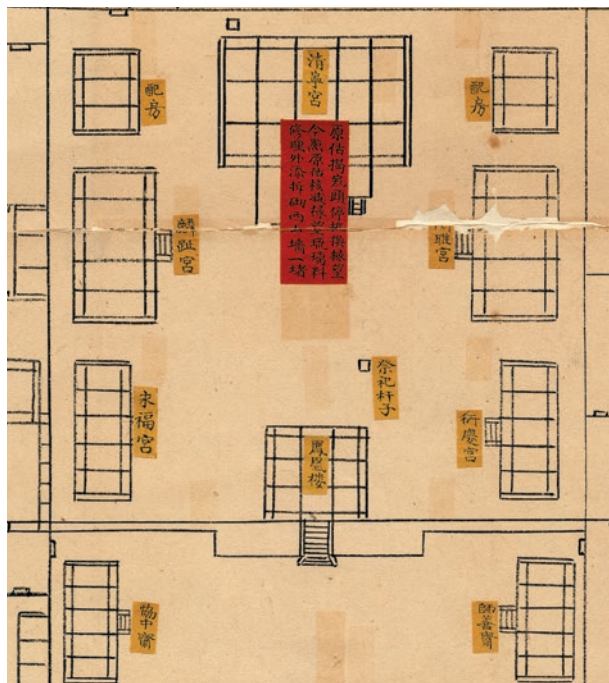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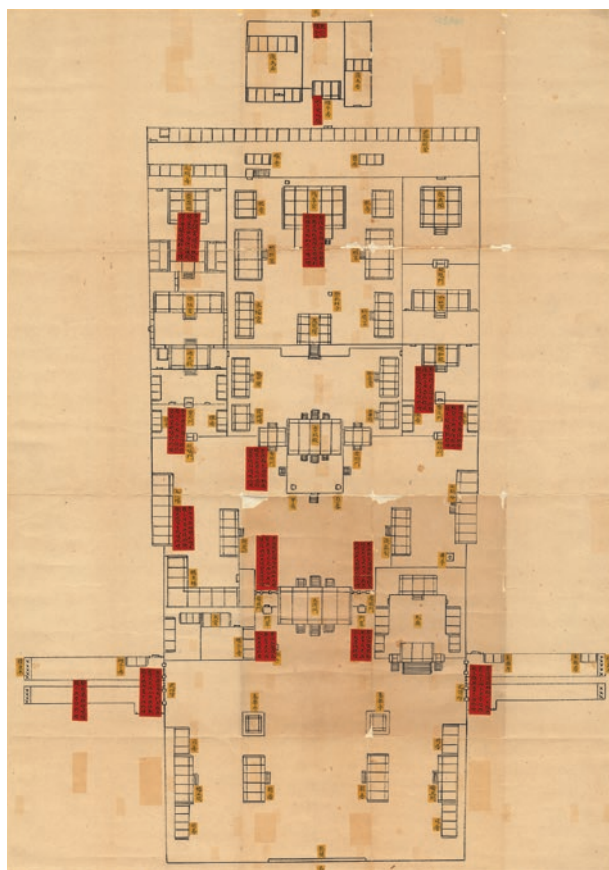
清寧宮地盤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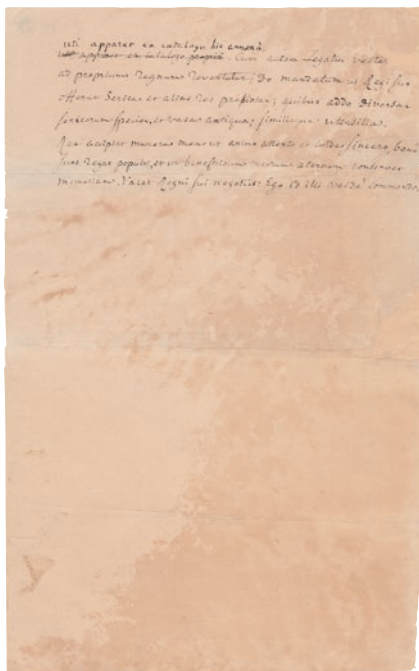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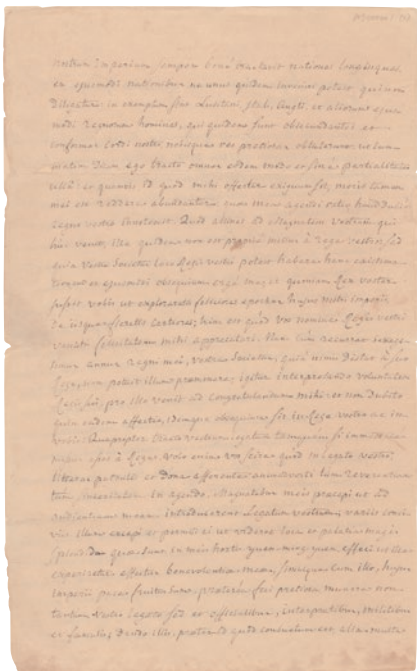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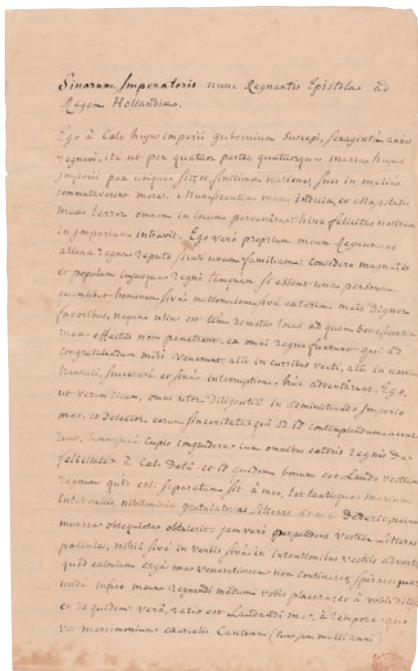
清 總管內務府大臣伊齡阿奏摺附圖
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
縱 83.5，橫 49 公分
故機 046560
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皇家建築工程圖檔數量不多，估計僅約五十餘件，但其繪製之精美，具備之文獻價值應不容忽略。配合歷年展覽與研究之展開，圖檔的解讀也逐步深入。其中，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盛京〈清寧宮地盤樣〉，應是院藏一幅描繪清代關外盛京最完整的建築平面圖。清代皇家建築中的「地盤樣」或「地盤圖」，相當於現今建築平面圖。此類圖樣在存世之清代建築圖中相當普遍，數量也最多，是各項建築工程的基礎圖式。

清寧宮，興建於清代皇太極（1592-1643，1626-1643 在位）時期，作為當時帝后起居居室。清代入關後，該處成為清帝東巡謁陵駐蹕盛京時之祭神場所。〈清寧宮地盤樣〉的形成，是乾隆五十五年九月間盛京將軍嵩春（1724-1795）奏報該處大雨後出現浸漏情形，乾隆皇帝得知後遂派遣內務府總管伊齡阿（?-1795）前往勘查。本圖即是伊齡阿將勘查結果，指示畫師將發現十二處應補應修之處，繪成圖樣向皇帝回覆。

圖中黏貼著各式黃、紅籤紙，黃籤是標示盛京建築物名稱，紅籤則是標示浸漏待修之處。這些被稱謂「繪圖貼說」的黃紅籤條，是承辦官員勘查並附上圖樣的工程詳細報告，當時稱為「呈樣」，即可呈核供皇帝批閱的圖稿，是十八世紀晚期有關盛京建築極具參考的重要文獻。（鄭永昌）





清高宗致荷蘭國王書信

清乾隆六十年 (1795)
每頁縱 35，橫 22 公分
故璣 000038

這封由拉丁文寫成的書信，背後其實蘊藏著一個荷蘭使團訪華的精彩故事。

1795 年，乾隆帝迎來他登基六十週年，同時也是他 85 歲的大壽。這一年他收到來自滿、蒙、漢之王公大臣、官員以及域外不同國家來使的賀禮，其中最令他感到新奇與歡迎就是由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學者得勝 (Issac Titsingh, 1745-1812)、副使范罷覽 (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) 與荷蘭使團計二十餘人的訪華與祝賀。

誰是乾隆朝「最後的使團」？答案是荷蘭人，荷蘭使團可說是乾隆皇帝 (1711-1799) 最

後接待的一批歐洲使團。他們在 1794 年 8 ~ 9 月從巴達維亞 (今印尼雅加達) 航往澳門，抵達廣東；10 月從廣州乘船至南昌，再走陸路到北京，以趕上隔年正月的新年慶祝。正使得勝、副使范罷覽與使團成員在參加紫光閣筵宴後，覲見乾隆帝，互相致贈禮物。使團在踏上歸途前，收到來自滿、漢、拉丁文三種文體的敕諭，以及許多禮物，這是乾隆帝請他們代為轉呈給當時荷蘭國王 (奧蘭治親王威廉五世, 1748-1806)。

這封拉丁文的書信及賞物清單，即是頒布敕諭前的稿本，寫下對荷蘭使團來訪的歡迎與喜悅。(許媛婷)

王得祿曾祖父母誥命

清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正月初一日
縱 30，橫 529 公分
普贈 003288

王得祿（1770-1842）是武生出身的臺灣籍嘉義縣人，經歷乾隆、嘉慶與道光三朝。先因林爽文事件發生時招募義勇、協防嘉義城獲清廷補授千總職，而後轉入水師，在多次剿平東南海上勢力的卓著表現，逐步升任提督，成為清代臺灣最高武官。嘉慶十三年（1808）底，王得祿在福建水師提督任內，因為協助追捕海盜朱瀆（1749-1808）的行動中建功，又適逢嘉慶皇帝（1760-1820）五十歲萬壽的恩典，奏請頒賜封贈。王得祿就以自身從一品武官的品級，依循清代誥封制度：隨官員的品秩，依序封給其父祖建威將軍到修武佐校尉等十八階稱銜，命婦也根據其夫所授的品級，誥封一品夫人至九品孺人之規定，提請誥封王氏三代至曾祖父母。

〈王得祿曾祖父母誥命〉就是清廷追贈王得祿的曾祖父王奇生（?-1721），曾祖母邱氏、繼曾祖母許氏，為振威將軍與一品夫人的文書。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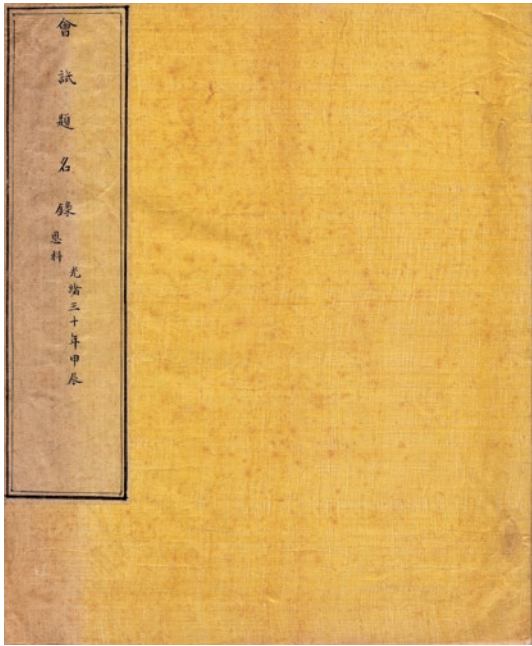
件是卷軸形式的織錦，遵照清代五品以上官員使用金黃、大紅、咖啡、紅棕、橘黃等五色拼織的形制，並在軸端繞有龍紋，織錦上有仙鶴、捲雲等祥瑞圖樣，華麗隆重。又符合清朝誥書格式，以「奉天誥命」開頭，採用蒼、青、黃、赤、黑五種顏色做滿漢文合璧書寫。依循漢文行款從右至左，滿文行款從左至右的書寫方向，合於中幅書寫文書日期：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正月初一日，並鈐蓋「制誥之寶」印章。

依照清制的誥命頒贈，一品級官員的封贈三代，包含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暨官員本身，共計頒給誥命四軸。雖然〈王得祿曾祖父母誥命〉僅是其中對曾祖父王奇生一代的誥命書，但透過誥命作為清廷給予官員及家屬封贈名號的憑證，達到對有功勞政績官員的獎賞，也滿足官員「上榮祖考，下及子孫」的光耀門楣願望。（賴玉玲）



光緒三十年 會試題名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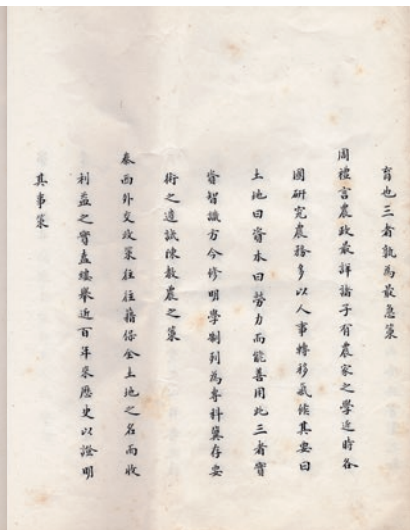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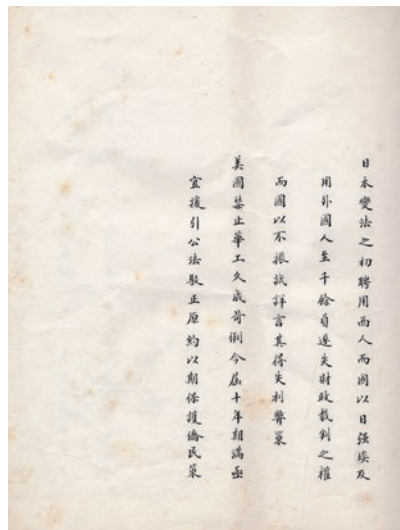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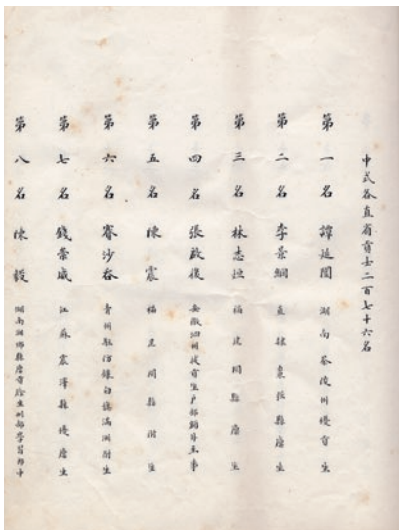
清光緒三十年 (1904)
高 32，寬 26.1 公分
故宮 1553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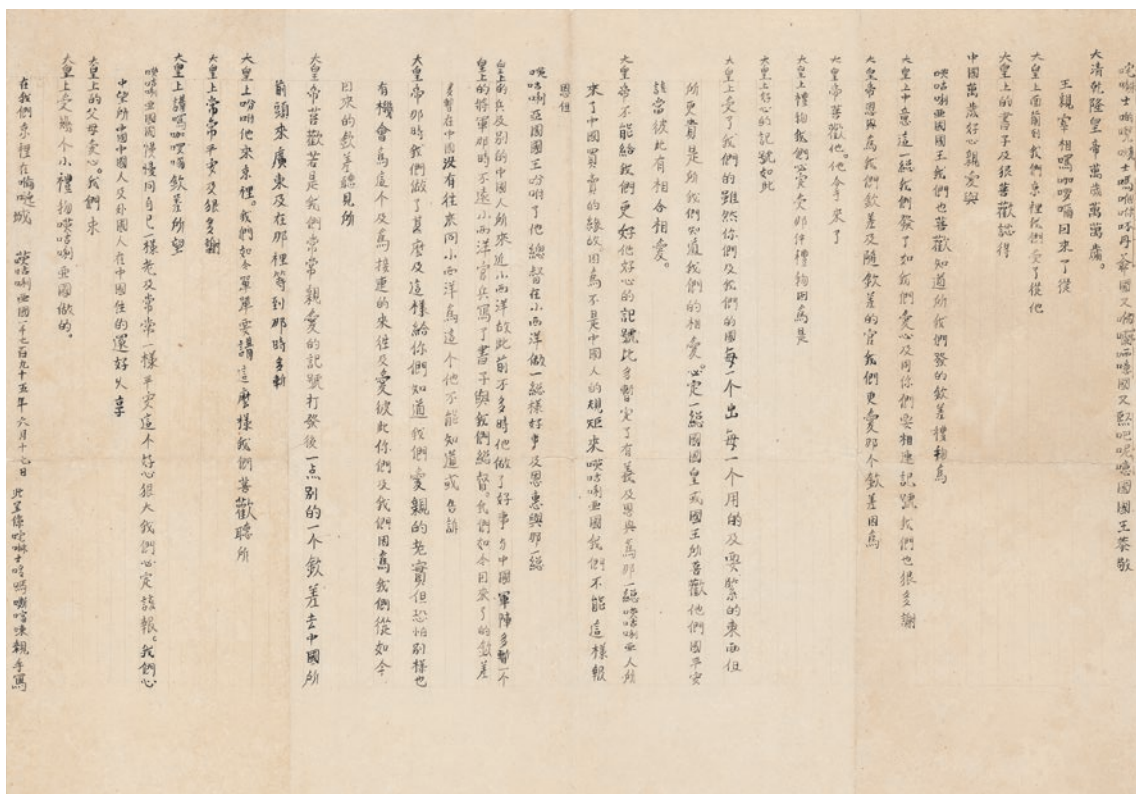


就算到了二十世紀初，許多清代中國讀書人，依然在為科舉考試努力衝刺。但某次考完後，大家驚覺，自己竟成了跟千餘年科舉制度揮手說再見的末代考生！

1904年，慈禧太后（1835-1908）七十大壽，清朝特別開辦「甲辰恩科」考試，4月底先於河南貢院舉行會試，7月4日再於紫禁城保和殿舉行殿試。隔年（1905）為回應改革聲浪，科舉正式停辦，甲辰恩科因此成為最後一屆考試。這件以黃綾裝幀的題名錄，就是在該年會試結束並完成錄取後所編製，內容詳列該場會試工作成員及職位、考題，以及276名錄取者（貢士）清單。

這件題名錄，不僅見證科舉結尾，也隱含大時代的變遷痕跡。像是考題，除了傳統史論外，也有與十九世紀日本明治維新、埃及改革、美國排華法案相關的時務策論題，反映當時清朝對於世界變化及自身形勢的關切。此外，這批末代考生裡，不少人在政權轉換過程中持續活躍，如第一名會元的譚延闓（1880-1930），之後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（1927）、行政院首任院長（1928）等要職。（蘇峯楠）





英人漢字稟

喬治·湯瑪士·斯當東 (George Thomas Staunton)
清乾隆六十年五月初一日 (1795.6.17)
縱 52.5, 橫 61 公分 本幅縱 32.5, 橫 41 公分
故璣 000044

這是一封隱藏著外交訊息的感謝信，由英國年僅 15 歲的小小外交使節多瑪斯當東 (George Thomas Staunton, 1781-1859) 親筆寫於 1795 年 6 月 17 日，感謝對象是高齡 85 歲的乾隆皇帝 (1711-1799)。

多瑪斯當東是誰呢？他又被稱為小斯當東，曾伴隨著擔任外交官的父親大斯當東 (喬治·倫納德·斯當東, George Leonard Staunton, 1737-1801) 於 1792 年 9 月隨英使馬戛爾尼 (George

Macartney, 1737-1806) 使團訪華。當年他 12 歲，已通曉拉丁文、法文、希臘文等多種語言，之後又在船上學會漢文。1793 年在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乾隆皇帝時，還收過皇帝親賜的扇子與荷包。

在這封信中，小斯當東用稚嫩語調寫著：「我們更愛那個欽差，因為大皇帝喜歡他，他拿來了大皇上禮物，我們必定受那件禮物。」信末又說：「我們求大皇帝受幾個小禮物，啖咭喇亞國做的。在我們京裡，在噲噠 (倫敦) 城。」最末署名「此呈係啖嗎士哆嗎嘶囉親手寫」顯示他在英國寫這封感謝信，蘊含「禮尚往來」的外交禮儀；及其試圖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挫敗之後，再重新拉近英國與清廷之間外交關係的細微用心。(許媛婷)